



# 杨柳河畔烟雨朦

□杨桃

成都雨水多，常在夜晚而至。初春早晨，走在湿漉漉的杨柳河畔，在柳树掩映下，安静的河水缓缓流延，沾满水珠的杨柳树，像是还未睡醒的女人，蓬松着头发，朦朦斜靠在河岸上。

杨柳河穿城而过，蜿蜒流转，滋养一方。它东起江安河，流经温江城区，至西南方向新津城南白鹤滩附近处汇入岷江，全长65公里的河道有8公里留在了温江境内。一个城市因为有了水的滋润滋养而变得更加灵动，更加鲜活，我想被称为温润之江的温江，与杨柳河的滋润是分不开的。

说起杨柳河名字由来，一般都会首先想到与这河道两旁的杨柳树有关，都会认为杨柳河得名是因为杨柳，但是有一个关于杨柳河的传说不得不说。

据桥哥老师的《温江杨柳河的前世今生》中所言：相传4000多年前，鱼凫王建都温江万春镇，附近有两个分别叫做杨坝和柳村的村庄，两村人水火不容，世仇绵延。不料杨坝的小伙子杨兴和柳村的柳香姑娘邂逅于庙会，一见钟情，暗地交往。直至柳香姑娘怀有身孕被发现后，两村更是升级了矛盾。尔后，二人往低处挖通河道，经年治水挖出了河渠，在老柳树下结草为庐，开荒种地，不敢回家。猛烈的洪水经过他们挖出的蜿蜒河渠分流后缓解许多，两个家族因其治水有功允其结合，也化干戈为玉帛，并为二人举行了婚礼。因为治水有功，终成眷属，鱼凫王闻其事，赐名杨柳河。

无论传说真假，故事为杨柳河平添色彩，陡增趣味，也让平缓的河道有了浓厚的传奇色彩。

在“吹面不寒杨柳风”的三月，烟雨蒙蒙、柳枝婆娑。走在杨柳河畔，迎面扑来的是温江的细雨，打湿了行人眼睛，也打湿了别人的梦，如在梦里望河，又似雾里看柳，分不清是在梦游还是在行走，直到有几丝凉意触及皮肤上的神经，却又感觉不到寒冷。

循着丝丝凉意，我在杨柳河边找寻过往的岁月痕迹，那些旧日熟悉之事不自觉涌上心头。记得刚刚还是新手开车的时候，不认识路，只能跟着导航走，走到杨柳河边的一条路封了，不得不掉头转弯，然后继续导航，又回到刚刚封路的轨迹上去了。找不到路时候不觉心头堵得慌，索性胡乱地从旁边的小路穿过去了，夜色袭来，一个人行驶走在柳树影子交至的公路上感到些许怕人，直到对向来车拼命地闪我，才感觉应该是哪里不对，索性战战兢兢地把车停下来等来车通过了再走，后来才知道是开着远光灯晃到来车司机眼睛了。就这么左冲右突，在渐渐深的夜里，一人一车。后来是怎么回到家的，已经不得而知。

随着多次走过的杨柳河路，有时候驾车顺着杨柳河边的黄温路一路飞驰，仿佛是骑着战马的将军，一路向前。窗外的风景飞快地闪过，成片成片的油菜花，还是静静流淌的河水。

杨柳从《诗经》中缓缓走来，婀娜多姿里载着“昔我往矣，杨柳依依；今我来思，雨雪霏霏。”唯美诗句，由作者“离开时杨柳依依随风吹，归来时大雪纷纷满天飞”，不觉感叹这几年时光飞逝，那些曾经的往事飘零，归来时我们已不再少年。

也许杨柳河只是一条普通的河流，与风溪河、金马河并无二致；但是，杨柳河却是温江市民的母亲河，它造福一方、经年流淌，在平静的日子里，构建了温江人的水润之城、幸福之都。

# 我家有个男护士

□杨力

说到护士，人们脑子一闪就是“女儿国”，看得见的男护士少得可怜，而我家恰好就有一位。

当年高考，儿子选择报护理专业，我们作为家长最初是反对的。护士工作辛苦，早出晚归，还值夜班，职业前景似乎堪忧。可反对无效，喜欢独立思考的儿子还是坚决选择了学护理。

大学期间，儿子的学业对我们就是一个盲点，因为不太了解，以为护士就是打针换药，哪儿用得着花上四五年的光阴去学。儿子批评我们观念还停留在两个世纪前，一个优秀的护士，既是医生的助手，又是病人的心理医生和“娘家亲人”。特别是男护士，临床上少之又少，在我国的护士占比不到百分之一，在医院很多岗位上更是一种稀缺资源，十分受欢迎。

儿子大学毕业，因为成绩优异被几个医院争着要，儿子却很淡定地选择了一家，而且一去就进了医院最辛苦的重症监护室工作。这工作是从“死神”手里抢人，压力很大，我担心儿子年纪轻轻受不了，连一向喜欢儿子的邻居王伯伯也忧心忡忡，再也不开两家打亲家的玩笑。

可最先改变观念的还是王伯伯，他因为严重的肺阻塞被送进了ICU，恰好护理他的就是我儿子。病人在ICU病房基本上难得见到亲人，护士差不多就是唯一的精神寄托。王伯伯顾虑很重，总担心不能健康地走出重症病房，这时候就特别需要一个生活顾问和心理医生，而这一切都被儿子很好地承

担了起来。喂水喂饭，更换贮尿管，护送CT室，都是儿子亲力亲为。更重要的，儿子时刻和王伯伯交流生化指标的改变，哪怕有一丁点好转也为王伯伯鼓劲打气。王伯伯最初被送进ICU意识模糊，隐隐能感受到有人关心，有人鼓励，后来病情大幅度好转，睁眼认出是儿子，满是感激与敬佩，还专门给我打电话，又开起了打亲家的玩笑。

前两年我因为尿路结石，需要安装一个扩张尿道的支架，也是儿子协助泌尿科医生完成的。那天我躺在病床上，看见儿子正为我检查导尿管，突然非常愧疚。当初反对儿子选择护理专业，是怕儿子受累，怕没有发展前途，却忘了一个人最重要的不是“被设计”，而是在一个自己喜欢而又适合的位置上一展所长，这就是一个人最好的成就，也是对社会最大的贡献。

而儿子却说，现在还不是表扬他的时候，有许多优秀的护士都是他的楷模，比如2003年四川的男护士巴桑邓珠就获得了中国护士界最高荣誉——“南丁格尔奖”，在护理岗位上，他还要更加努力。

2020年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突发，儿子也第一时间报名驰援湖北，由于儿子所在医院本身也是新冠肺炎病人的定点收治医院，他被留了下来。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抗疫时间里，我们只能通过电话交流，而电话里的儿子语气坚定，对工作的坚守无怨无悔，对战胜疫情充满信心。我家的这个男护士，成了全家的光荣。

# 母亲的心愿

□蒋小林

年老的母亲是孤独的，父亲去世十五年，母亲便孤独了十五年。孤独得就像窗外地里站着的那棵老树，叶子已被寒风拨离，浅黑色的树皮沧桑着，深沉在时光里。母亲天天清晨都要站在窗前，望着那棵老树发呆。仿佛，母亲把自己活成了一棵树，一棵遮风挡雨的参天大树。

冬阳从玻璃窗外走了进来，最后一抹夕阳，照亮她那一头白发，母亲孤独地坐在沙发上。微闭着眼睛，守着自己的时光，感受着冬日的暖意，她每天都是这个样子，坐着眼睛总是闭着，样子看起来仿佛是在睡觉，不知她真是在睡觉还是在思考问题。天然气炉火泛着的红光照着她那张苍桑的脸，电视机开着，我怕吵着她，轻轻地把电视关了。她仿佛从梦中惊醒：“你关电视干啥？我还在看呢。”她突然开口，眼也随之睁开。她明明闭着眼睛，哪里在看。也许是电视突然无声，她倒觉得不习惯。“我看您睡着了，怕吵着您”。我又打开电视机。“我没有睡着，我在听”。她轻声说。我明白了，母亲是在用耳看电视，然后用心感受。

年迈的母亲虽不识字，但她有独到的理解和思维方式。看着电视画面上野性的非洲原野，那充满杀戮的血腥场面。母亲总是充满悲怜之情，为动物们的命运揪心。有时，她问我：“为什么水牛那么大会被老虎咬死？”“为什么斑马会被狮子吃掉？”最后，她又自言自语得出了结论，因为牛和斑马都是吃草的，狮子和老虎都是吃肉的，肉是细粮，草是粗粮，所以吃草的打不过吃肉的。这便是她心中的世界。

一月前，母亲刚过完九十大寿，十年前因脑梗致残从未走出过这个屋子，我这一百多平方的房屋便是母亲的全部世界，每天，她杵着那张小木椅在这屋里艰难地走着，那张

小木椅，变成了母亲的手和脚，十年来被母亲拄着，那光滑的漆面早已被拉得斑驳不堪，小木椅发出的吱吱嘎嘎的响声，仿佛是在和母亲对话，讲述着母亲人生的艰辛和生活的如常。

九十岁生日那天，我在酒店送走最后一拨客人，母亲突然提出一个要求，要到早已搬迁的老屋看看。我说：“老屋有啥好看的，搬出都七八年了，早变了。”极力地想阻止母亲不让她去，九十高龄的人了，怕她触景生情。但全家都没拗过固执的母亲，她非去不可。没有办法，只好依了她，二哥驾着车拉着她，一家老小便浩浩荡荡向老屋进发。

我的老屋，早已跌进了岁月的深处，往昔的院落，田野，山梁，已变成了颇具现代化气息的工业园区。母亲的根脉便在这里，二哥把母亲抱出车，大姐急忙从车后备箱搬出轮椅让她坐上去，但母亲就是要艰难地站立着，站立在她熟悉的故土，看着她熟悉的大地，守望着自己的乡愁，昔日的家园早已没有了踪影，她亲手在房前屋后栽的桃树、李树、柑橘树没有了；土里种的瓜果蔬菜不见了；她和父亲打的老井也没有了。所有她熟悉的气息，生活的模样，熟悉的乡音乡情都丢失在这片土地上。

顿时，母亲哭了起来，喃喃自语：好好的大一家人，现在搬得四面八方。二姨，大姐急忙劝住母亲，但母亲越哭越伤心。好在表嫂急中生智，急忙说道：“大姨，这是您的老屋！来，我们来照一张全家福。”一大家子急忙附和着，母亲红着双眼，才止住了哭声。一家子亲热地围在母亲身边，用生动的表情为母亲定格心中的“家”。表嫂手中的相机咔嚓、咔嚓按动，浓浓的亲情抚平了母亲的“乡愁”。